



北麓园晨曦

◎ 黄平华

秋

◎ 贲知友

秋天是金色的
那是银杏叶告诉我的
秋天是红色的
那是枫叶在晨风中飞舞着
它那纤细的舞姿

秋天是赭色的
那是杉叶悄悄带回来的
秋天
是农民欢乐收获的笑容
是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

是湖的静
是山的谧
是游子开始的归梦
是大雁南飞的启程

老战友，别来无恙

◎ 钱泽麟

层层叠叠的日子，垒起绵延的山峦，山那边是往日，朦胧间有老战友的身影。往日，似一把挂在墙上的七弦琴，隐约有风掠过，便有琴声响起；往日又像一间挂着锁的老屋，蕴藏在里面的许多故事，悄无声息地伸向梦乡。

还是年初吧，孙陈达召集筹备组的同志开会，议题就是今年搞不搞南通籍老兵入伍60周年纪念活动。

记得2010年8月28日，老战友第一次组织联谊会，有56人参加。原炮九师后勤部政委离休干部保句、解放军报社战地老记者龚德也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
2013年入伍50周年前的4月26日，在保句老首长的率领下，50多名老战友赴老部队炮九师进行回访汇报之旅。

这次回部队不易，都是70岁左右的古稀老人，部队能否接待我们呢？与部队联系的任务交给刘志远了。原炮九师201团二营教导员刘志远转业后任江南大学后勤集团党委书记，他家住无锡，离老部队最近。接受任务后，刘志远找到同乡原炮九师副政委张志康和原副师长孙胜本，去部队联系，终于同意我们南通老战友的请求。我们老兵一行受到师长丁来富等首长和师团指战员的热烈欢迎。

在2013年8月28日纪念50周年活动中，住在无锡的张志康、刘志远，在南京公安退休的金维汉等也赶来了。参加的老战友共有80多人。原市委书记朱剑、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朱文涛等领导也应邀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

今年不同了，老战友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，会有多少人来参加纪念活动呢？筹备组决定先征求

一下老战友们的意见，结果有30多人报名。考虑到有的老战友行动不便，那就请军嫂陪伴。

抗日战争后期参加革命的保句已96岁了，他还记着我们南通兵，今年初夏时节，在其子保民的保驾护航下，游览无锡旧地，并给我们几位他还记得名字的老部下，送来阳山水蜜桃，让我们尝尝军营所在地无锡的味道。当然保句还是我们南通籍老战友的顾问，因其年事已高，就不请他过来了，待日后专门向老首长汇报。

8月28日这一天很快来到了。老战友们有的坐轮椅来，有的子女开车送来，有的军嫂相随，也有乘公交、骑电瓶车过来的。我数了下有29位老兵，另有8位军嫂。

我们知道，1963年8月28日入伍的100多位老战友中，已有多人去世了。其中我接触比较多的就有余自良、沙德均、蒋晋民等。特别是余自良，我俩在炮兵体工队认识，他是游泳队的好手。退伍后，我们一起被分配到南通造纸厂工作，又先后进市级机关当公务员。想不到游泳运动健将却先走一步了。唉！伤心的人和事还是不说了吧。

而答应来参加活动的王强因腿疾不能过来，像这样情况的也有好几位。我与王强比较熟悉，他是16团的。我调动了好几个单位，新兵连结束后，我被分配到卫生科（医院），两三个月后到炮兵体工队乒乓球球队参加南京军区赛区比赛，比赛结束后到炮司令部当教练，主要任务是负责炮司首长子女的乒乓球训练。此后，我要求到火箭炮部队201团。“文革”时又被借调到无锡军管会宣传队。在201团

时，除了军训，我还参加团、营、连队的文艺节目的创作和排演。王强和我常在舞台上见面，他不仅是团里的文艺积极分子，也是炮九师的文艺演出尖子。特别是他一手风生水起的快板书，给老战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王强也是我们老战友纪念活动筹备组成员，如果他来的话，少不了来段拿手的快板书。

许永泉是师部修理所的，退伍后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，到数十年被评为市纺工局标兵、劳模。党组织多次安排他出国学习技术，直到担任合资企业南通英华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十年前，自从我们成立老战友纪念活动筹备组以来，每次活动他都要赞助经费。50周年集体照穿的服装就是他们公司生产的。今年纪念60周年，他又赞助编印“纪念册”。

南通籍老兵入伍60周年纪念活动如期举行，由许永泉主持，孙陈达作书面讲话，其他同志自由发言。发言的同志主要回顾自己从部队到地方的成长过程。特地从无锡赶来的刘志远说：“这次看到不少健在的老战友，心情非常激动。希望今后还能举办70周年、80周年的纪念活动！”他的话，博得了老战友们热烈掌声。

纪念活动最后还安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。鲁锦祥悠扬的二胡独奏《二泉映月》，引发了老战友们对无锡军营的深切怀念！文艺演出在盛希俊和舞伴潇洒的双人舞中结束。真没想到，老战友中还有这么多有文艺天赋的人才。

60周年纪念活动圆满结束了，期待还有70周年、80周年的纪念活动！山那边的往日，如一幅绚丽油画渐渐斑驳，岁月似一曲感伤的乐曲，拨动灵魂深处的心弦。

紫琅诗会

玉兰一瓣

朋友啊朋友

◎ 刘伯毅



自从有了微信朋友圈，朋友这个词就愈发变得广义了，但大家都知道，朋友圈里的人显然未必都是朋友，而真正的朋友，又未必都在朋友圈里。

说到朋友，往往会联想到古时八拜之交的朋友，行了八拜之交的礼节，朋友就生死与共、同进同退了。这种朋友虽没血缘关系，但对方需要时，却可为其两肋插刀，甚至献出生命。古时候，人际关系简单，发生冲突时，主要靠力量取胜，朋友多自然就帮衬多、力量大。别说朋友之间，就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交往，也讲究“仁”和“义”，使自己尽量融入集体中。如果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，那就是自损力量，众叛亲离了，当自己遇到灾祸时，只能是哭天不应、哭地不灵，坐以待毙了。三国时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桃园三结义，可说是古时候交朋友的典范，后世有不少人都效仿和向往。

现在的人处朋友，由于环境不同，类似古人的那种朋友关系不多见了，常见的是同学之间发展成朋友，同事之间发展成朋友，因共同爱好发展成朋友。由于人际交往，信息交流频繁，甚至酒友、牌友、网友、舞友，萍水相逢皆称朋友，忙不迭互加微信，这些牌桌酒席上的套话以及朋友微信，一半是应酬，含有投机、利用，不能全当真。南通画家李方膺在一幅梅花画作上题诗：“触目斜横千万朵，赏心悦目两三枝”，交朋友可能也是这样。

朋友关系，不像亲人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，也不像同事编进一个花名册，可随时拥有，也可能随时失去。随着人的三观、性格、经历和所处环境的变化，朋友也在变化中。有的从不相识，却一见如故，喜笑颜开；有的积累了几十年的交情，却因一件事说散就散了，还表现得义愤填膺，让人费解这几十年的交情，是怎样积累和获得的。

朋友之道，也许在于理解、宽容和奉献。每个人的家庭、修养、习性、兴趣、能力都有差别，朋友之间不能过多苛求责备，应求大同存小异，顾全大局，多欣赏朋友的优点和长处，多宽容朋友的缺点和过失，多尊重朋友的自尊和意见。但事实上，人与人的认知相差太大了，想彼此做到这些，真的很难。

每次看到小学生结伴同行，小伙伴之间脸上洋溢着纯净的快乐，他们彼此的那份需要，总让我很是向往，为自己及成年人的世俗和无奈感到痛苦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世故让我们成熟，是得失让我们计较，是名利让我们庸俗，是生活让我们虚伪，有时朋友之间，也显得应付和假套，甚至相互挤压算计。

臧天朔有一首歌《朋友》，不论其人品如何，我认为歌唱得率真情切、发自肺腑。但现在无论是谁承受不幸或享受幸福，都难以找到自己可倾诉的人，人生的脚步越来越匆忙，人们的个性越来越张扬，朋友已成为一种奢侈和向往。人生无友，犹如冬天沐浴不到阳光一样，毫无生机，缺少温暖，但愿大家能珍惜朋友，珍惜情义。